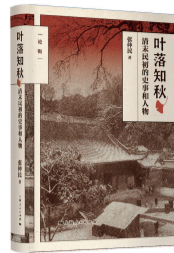


新书速递

《叶落知秋：清末民初的史事和人物》



胡适何以“暴得大名”？少年胡适在上海都在干什么？陈寅恪因何入读复旦，到底是不是复旦的毕业生？复原是称职的复旦校长吗？

国学大师刘师培，为何要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鼓吹？作为闽锡山的重要幕僚，南桂馨为他做了什么？何以最后又渐行渐远？辛亥革命之前，梁启超是怎么攻击袁世凯的？

复旦大学张仲民教授探踪索隐，钩深致远，从晚清民国的各种报纸、档案、日记及后来的回忆录中，揭示胡适、陈寅恪、刘师培、梁启超、严复等学术大师不为人知或被历史烟尘所遮蔽的面向，极大地丰富了对清末民初历史和这些重要人物的认识，揭示了过去那段历史的另一面。

我们如何面对过去，又如何面对现在与未来？在保有希望与信心的同时，感受历史与现实的微妙碰撞。
(上海人民出版社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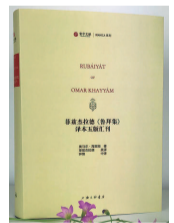
《率真集》



《率真集》初版于1946年，为丰子恺经典自选集，收录文章26篇，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卷，上卷收《辘轳缘》《为青年说弘一法师》《悼

巧尊师》《沙坪小屋的鹅》《艺术的逃难》等，多为记叙性散文，或讲自身的经历，或陈述对亲友的回忆，情深意切，很合“率真”的集名。中卷10篇，全是谈艺术的文章，如《艺术的展望》《艺术的园地》《艺苑的分疆》《艺术的眼光》《艺术与人生》《艺术的效果》等，淋漓尽致地呈现一位艺术家应有的艺术洞见和率真之气。下卷9篇，收《吃瓜子》《作父亲》《我的孩子们》等篇什，“注意身边琐事，细嚼人生滋味”，表达了对昔日情景的依恋，“读之，觉其中亦有率真之语”。(北京联合出版公司)

《菲兹杰拉德〈鲁拜集〉译本五版汇刊》



《鲁拜集》是波斯诗人奥玛·海亚姆的四行诗集，优美的诗句中蕴含着惊世骇俗的思想。自19世纪由英国作家爱华德·菲兹杰拉德译成英文后，名声大振，各种版本纷纷出笼，自成一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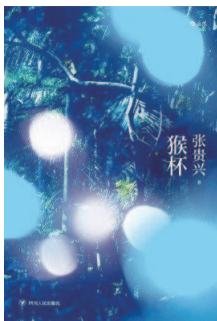
鲁拜(Rubajo)是一种诗的形式，一首四行，押一、二、四行韵。对永远的追问是诗歌永恒的主题，对青春易逝的无奈，诗歌尤其善于表达。既是诗人也是数学家的海亚姆，用《鲁拜集》的诗行表达了10世纪中晚期波斯的悒悒。

上海三联书店4月出版了“寰宇文献”版《菲兹杰拉德〈鲁拜集〉译本五版汇刊》，将全部五版的原始版本影印，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，对于《鲁拜集》的阅读、研究，其文献价值不言而喻。

中译者钟锦，分别用文言散文、七言绝句、集唐、集宋、白话诗五种形式，对照五个英文版翻译。白话译本的特色有二：一是首次完整翻译菲兹杰拉德的原序和原注；二是译诗押韵，平上去三声不通押，对新诗的押韵方式进行探索尝试。

雨林深处的文字

◎ 于是



雅克族之间的世代恩怨。

文学传承语言、历史与思想，读好书的意义不仅在于修养自我，更会让这个偏安一隅的小小的自我以神游的方式，参与到另一个时空的存在与记忆中去。近年国内图书市场引入不少令人惊艳的马华文学，展现出不同于内陆写作、城市写作的另类华文神采。今夏梅雨季，于我案头缠绵不去的便是这样一本耐读的小说：《猴杯》。

故事主线清晰而悠长，伴以回忆闪回，跃现了四代华人的生命绵延。主人公雅然辞去在宝岛台湾的中学教职，回到故乡马来西亚的砂拉越，为了寻找生下畸胎并出走的妹妹丽，雅在达雅族少女亚妮妮的推荐下，跟随向导巴都深入雨林腹地，经过砍伐后的森林，经过传奇纹身部落的伐后，熬过洪水、毒蝎，偶遇隐居的师长，大啖象鼻、儒艮……终因老家豢养的大犀牛死去，无功而返，但与祖父亲手埋葬那巨兽时，雅终于彻悟本族和达

热带物种的繁盛，殖民种植园的兴衰，让这个故事的语天生地、必然地富有鲜明的地域性，与城市极端异质，生来就妖艳；甚而，也从骨子里影响到作家的想象和思维方式，令张贵兴驾驭的华文极富有机感：比喻是有机的，联想是有机的，所书写的情欲罪罚也深埋在有机的骨血深处——

担当书名的猴杯，亦即猪笼草瓶，便是从名物到历史、从想象到喻指的绝佳例证。肆狂膨胀在雨林里的猪笼草，不仅消化了繁盛的生物，也以消化的姿态，记取了历史。

担当主人公所在的华人家族的图腾的大犀牛名为“总督”，濒临灭绝，生世凄烈，从生到死都在悲愤中，与它头顶身旁的那株同等传奇的剧毒、古老、庞然的丝绵树一样，隐喻了野地的命运。

与这些意象共存共生的，是垦荒拓民、原住民的生存法则。女

体般滋茂丰腴的婆罗洲，欲望野生野灭。被殖民的雨林就是修罗场，就是巴别塔，多种语言混杂，带动血统混杂，太多内容无法经由言词藻饰，只能直直白白随顺天性，毋宁说，是野地里的野性。而带着古雅韵味的华文汉字，这次必须正面迎战这种野性，泌尿血肉皆可入文，也必须入文。恰如佛经中所言：粪壤之地，乃能滋茂。

如此，这个故事用微妙而繁缛的华文写就，且由一层密实缠斗的逻辑所整肃：生长于被殖民雨林里的华人垦荒后代对家族历史、对族群身份的认同充满爱与感，爱的浓度堪比雨林生灵的野，感的深度犹如囚埋于犀牛足蹄下的氏族肮脏秘密。这样的书写本身亦如拓荒，在汉语文学世界里拓出一片湿润癆瘠的热带雨林，一如埃科所言“清单式”的异域生物图本，一段随现代化迅速消逝的野地人兽共生传奇。

在诗的“无尽之河”中奋楫

——读崖丽娟的诗

◎ 江曾培

我与崖丽娟同志相识于去年12月初的一个新书研讨会上，会后读她惠赠的诗集《未竟之旅》，方知她是上海近年涌现的一位优秀诗作者。尽管她人到中年方进入诗坛，但诗神早在她少年时代就进驻心头。深厚的文化积累，丰富的人生体验，加上一颗敏感的诗心，使她的第一本诗集就出手不凡，我读后曾以“情深文秀”赞之。如今，一年以后，她又推出第二本诗集《无尽之河》，情更深，文更秀，显示了她在诗歌的“未竟之旅”和“无尽之河”中的不懈前行。

俗话说：“无情不成书。”文艺作品以表现人为中心，总是要饱含着感情的浓汁。即使对山川日月、风雨雷电、花鸟虫鱼这些“无情物”的描绘，也因经过作者感情的过滤，使一切“景语”皆成“情语”。崖丽娟的诗不干枯，读来意境幽长，隽永有味，正在于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，从而耐咀嚼，耐玩味。

我们读古诗，常为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“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”“寒波澹澹起，白鸟悠悠下”以及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”等富有美好意象的名句所折服。崖丽娟的诗中也有不少富有创新的意象，像“浅浅的界河”“圆润的珍珠”等。今年母亲节写的《母亲》一诗中提到的“绝望的藤蔓”“不经意就爬满家的四面墙壁”，“藤蔓”这一意象深刻地揭示了处于孤寂中老人的无望与无奈，深深感动读者。

崖丽娟的诗在重视营造生动意象的同时，还追求“含有不尽之意于言外”的意境。“浅浅的界河”这一意象，读来意味悠长，就在于它有着耐咀嚼的意蕴。原本是条“浅浅的界河”，蹚过去并没有多少艰难，然而，“男人的骄傲和怯弱”“女人的矜持和虚荣”，让它变成一条不可逾越的界河，启迪着读者对为人处世的种种思考。《你的糖》结语一句“爱情有很多滋味，并非每一种都像‘糖’”，言简意赅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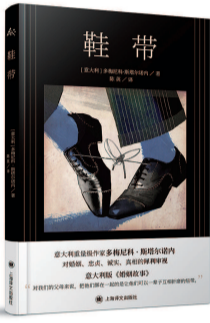
富有智性。诗的意象与意境要用语言来展现，包括诗在内的一切文学，都是语言的艺术。文学语言不仅要准确、鲜明、生动，还追求形象、凝炼、含蓄，乃至新颖、独到、隽永。对诗来说，更有音乐性的要求，要节奏鲜明，韵律和谐，朗朗上口，悦耳动听。新诗虽然不像旧诗那样要求严格，但诗必须是能成诵的，不注意音律难以成为好诗。崖丽娟的诗可诵可吟，她的《命运吹过温柔的风》《我们》《爱情的气息》等多首诗篇已经被很多主持人或艺人朗读。她是壮族的女儿，去年以《我是五十六个民族中的繁花一朵》为题，向祖国深情诉说，此诗入选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“礼赞新中国讴歌新时代”原创诗歌朗诵会，它抑扬顿挫，节奏分明，给人以诗与音乐的双重美的享受。美学家朱光潜说过：“语言的音乐性在默念中见不出来，必须朗读。”崖丽娟的很多诗朗朗上口，表明其对语言的营造是全面的。

自然，“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”。去年，我在赞《未竟之旅》“情深文秀”的同时，也略感不足，希望她“在题材视野上更开阔些，诗情中更多地融入必要的哲思”。今年的《无尽之河》，明显更上了“一层楼”。诗的题材从爱情中扩展开来，历史、人生、社会、亲情、自然等方面都有所涉及，诗艺日臻成熟。己亥除夕之夜，面对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，她当即写下《历史将铭记这个除夕》诗篇，歌颂奔赴武汉“降魔除邪”的上海医护人员，显示了澎湃热情与大爱之心，写得很有质量。同时，更多诗篇灌注了哲思与智性，如《阅历》《逝者如斯》《留白》《寂静》《迷路》蕴含着对人生有常和无常等的感叹，加深了诗的可思性和耐读性。

崖丽娟全身心爱诗，自称与诗有“前世之缘”，她正在诗坛的“未竟之旅”“无尽之河”中勇敢跋涉，奋楫前行，她必将取得愈来愈大的成绩。

《鞋带》：从新鲜浪漫到一地鸡毛

◎ 刘蔚



作，独自承担起抚养两个孩子的重担。

阿尔多的叙述，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就是“辩”。他认为自己早早结婚是为了推翻父亲的权威，“真正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”。刚结婚那几年固然美好，然而，花前月下浪漫终究要被柴米油盐的琐碎所取代。当发现自己和妻子必须整天

都围着孩子转，他必须扮演好丈夫和父亲的角色，他那小有名气的大学教师和作家的姿态失衡了。于是，开始了婚外情的冒险之旅。面对怒不可遏的妻子，他辩称这不是背叛，真正的背叛是背叛自己的本能、需要和身体，是背叛自己。如此“神逻辑”自然令妻子更加怒火中烧。他可以抛弃发妻，却无法舍弃对孩子的牵挂。马路上教孩子学自行车的父亲、火车上给孩子讲解文化知识的父亲，让他触景生情，莫名忧伤。有一次去探望两个孩子时，女儿安娜让他演示一下系鞋带的过程，因为哥哥桑德罗从父亲那儿学来的系鞋带的样子有些滑稽。阿尔多明白了，两个孩子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赋予和确认他父亲的身份，它有深刻的象征意义，即：他与两个孩子的深层联系就像鞋带，也许可以暂时松开，但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解脱和扔掉的。“系鞋带”无疑是让阿尔多回到妻子和孩子身边的催化剂。

两个孩子的叙述和回忆，则可以用“弃”字来形容。其中的第一层含义，是自暴自弃的“弃”。父母婚姻的不幸，留给孩子的不是幸福，反而会给他们将来造成创伤。哥哥桑德罗变成了花花公子，结了一次婚，却有三个妻子和四个孩子，擅长模仿各种情深意切，却无真情实感；妹妹安娜则干脆拒绝男人和结婚，视之为洪水猛兽。两人共同的特点是永不求进取，以嗜老为乐。“弃”字的第二层含义是放弃。两个孩子亲眼目睹了父亲重回家庭后的转变，为了维持表面上的婚姻，他变得小心翼翼，放弃了原来的自信和情怀，而变成了唯唯诺诺、忍气吞声的小男人。母亲则从原先的柔顺变得强势，处处指手画脚、颐指气使。

从爱情的新鲜浪漫到婚姻的支离破碎、一地鸡毛，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受害者。

一个炎热的夏日，人到暮年的阿尔多和妻子婉姐从海边度假归来，发现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，一片狼藉，连爱猫拉贝斯都失踪了。是小偷入室行窃吗？婉姐发现，她母亲留给她的珍珠项链和放在橱柜里的50欧元，安然无恙。显然这并非窃贼所为，那究竟是谁闯入家中大动干戈？这是意大利著名作家多梅尼科·斯塔诺内的畅销小说《鞋带》的一段情节。

作小说故事的徐徐展开，这个家庭不堪回首的往事也抽丝剥茧般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原来，年轻时，阿尔多曾经扔下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，与一个叫莉迪亚的漂亮姑娘同居，让婉姐陷入了沮丧、愤怒和绝望之中。妻子自杀未遂让阿尔多不得不冷静下来，孩子们的期盼也让他无法一条道走到黑。他终于回到了他们身边。遭受重创的婚姻得以维系，但夫妻心中的裂痕却难以修复。就像一只出现裂缝的花瓶，很难恢复如初了。

斯塔诺内不愧是描写家庭生活的高手，他用冷静犀利的笔触揭示了婚姻家庭生活的错综复杂。值得称道的是，这段关于忠诚与背叛、婚姻与道德、爱情与责任的故事，作家并不是从单一的角度，而是通过妻子、丈夫和两个孩子三个不同的维度加以立体地呈现。因为，一个人的叙述或回忆难免碎片化，往往下意识地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表达，三种体验、三个不同的维度可能互相抵牾，却互为补充，可以比较完整地还原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从而让人体味这段故事的复杂、无奈和苦涩。

妻子婉姐的叙述，怎一个“怨”字了得。阿尔多的父亲年轻时背叛了他的母亲，令母亲生不如死，在阿尔多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。于是，他将自己重蹈父亲的覆辙，诡辩成是害怕伤害到儿女，尤其是害怕伤害到妻子。难怪婉姐要愤怒和怨恨了。她怨恨丈夫，竟然将她和孩子视为“浪费青春的证据”，意图摆脱以挽回他失去的一切；怨恨他把她和孩子当成绊脚石。即便婉姐自杀未遂后，阿尔多也没有到医院看望她，令她彻底失望，更加怨恨他的冷漠自私，无情无义，也逼迫她坚强起来，去寻找工